

你不再活在别人的阴影里，也不把他人的阴影作为假想敌，走出阴影就是了，不再去制造妄想和幻象，在一片虚空宁静之中，本来就赤条条一无牵挂来到这世界，也不用带走什么，况且带也带不走，只恐怕那不可知的死亡。

你记得对死亡的惧怕从儿时起，那时怕死远超过今天，有一点小病便生怕是不治之症，一有病痛就胡思乱想，惊慌得不行，如今已经历过诸多病痛乃至灭顶之灾，还活在这世上纯属侥幸，生命本来就是奇迹，不可以言说，活着便是这奇迹的显现，一个有知觉的肉体能感受到生命的痛苦与欢欣不就够了？还寻求什么？

你结死亡恐惧都是在心力衰弱的时候，有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，担心支撑不到缓过气来，如同在深渊中坠落，这种坠落感在儿时的梦中经常出现，令你惊醒盗汗，其实那时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你母亲带你多次去医院检查过，如今则懒得去做体检，那怕医生叮嘱也一再拖延。

你再清楚不过生命自有终结，终结时恐惧也同时消失，这恐惧倒恰恰是生命的体现，知觉与意识丧失之时，刹那间就终结了，不容再思考，也不会有什么意义，对意义的追求曾经是你的病痛，同少年时的朋友当初就讨论过人生的终极意义，那时几乎还没怎么活，如今人生的酸甜苦辣似乎都尝遍，对意义的追索徒然无益只落得可笑，不如就感受这存在，对这存在且加以一番关照。

你仿佛看见他在一片空虚中，稀微的光亮不知来自何处，也不站立在什么确定不移的土地上，却又像一根树桩，只是没有投影，天地之间的那地平线也消失掉了，或是又像雪地里一只鸟，左顾右盼，时而凝视似乎在沉思，而沉思什么并不清楚，不过是个姿态，一个多少有点美妙的姿态，存在就是姿态，尽可能适意，张开手臂，屈膝转身，回顾他的意识，或者说那姿态便是他的意识，便是意识中的你，从中便得到隐约的欢喜。

没有悲剧，喜剧或闹剧，那都是对人生的一种审美，因人因时因地而异，抒情也大底如此，此时的情感到彼时，感伤与可笑也可以互换，也不必再嘲弄，自嘲或自我清理似乎都已经够了，只是静静延续这生命的姿态，努力领略此时此刻的奥妙，得其自在，在独处自我审视的时候，至于在他人眼中如何，都不再顾及。

你不知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又还有什么可做，都不用刻意，想做便做，成则可不成则罢，而做与不做都不必执着，此刻觉得饿了喝了，便去吃喝，当然也照样会有观点、看法、倾向乃至愤怒，尚未到愤怒都没力气的年纪，自然也还会有所义愤，不过没那么大的激情，可七情六欲依然还有，就由它有去，但再没有悔恨，也因为悔恨既徒劳且不说损伤自己。

你只看重生命，对生命还有点未了之情，留给自己一点兴趣，有待发现与惊讶，也只有生命才值得感叹，难道不是这样？

